**长篇小说： 不屈的山城（写作背景及简介）**

小说题材来源于我的家乡——吉林省白山市在抗日战争期间发生的真实故事。

抗日战争期间，东北抗联在民族英雄杨靖宇、赵尚志等人领导下，在极其艰苦的环境当中，与侵吞东三省的倭寇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到1942年，因为条件艰苦，装备落后，寡不敌众，兵员几乎损失殆尽。为了保存实力，抗联负责人周保中把不足2000人的抗联战士撤到前苏联境内进行休整，此后东北地区没有有组织的抵抗力量，完全被日本人控制，抗战形势进入最低谷，最黑暗时期。

就是在这个时期，《不屈的山城》里面主人公小五的家人给爷爷过八十大寿那天，一个潜伏在城内的地下党受伤跑到他家，小五父亲把这人藏了起来，随后追来的日本人和皇协军在他家没找到那个地下党，恼羞成怒，把小五的爷爷、父亲、舅舅和来给他爷爷祝寿的邻居等七口人残忍杀害，当时小五出去没在家，侥幸躲过一劫。年仅十五岁、痛失所有亲人的小五，被一个前来化缘的和尚给带走了。三年后，脸颊一侧受损，用围脖遮住丑陋相貌的小五，突然出现在山城里，开始暗杀日本人和汉奸，为死去的亲人报仇。

在山城潜伏下来的共产党地下党和国民党军统人员，此时都受命蛰伏，不许开展活动。小五暗杀几个日本人之后，蛰伏的共产党和国民党潜伏人员受到很大震动，开始在暗中配合这个“蒙面人”行动，山城从此不再沉寂。武功很好的小五，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薄弱的，在一次跟日本人的战斗中受伤被俘，最后和他心爱的女人一起壮烈牺牲。

这部长篇小说比较真实地反映了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东北地区人民，在抗联战士撤到前苏联境内以后的严峻形势下，仍然不屈不挠，与侵略者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场景。

目 录

著书忘岁月（代序）……………………………………………………

1. 血腥寿宴 ………………………………………………………
2. 重返山城………………………………………………………
3. 姜水之死……………………………………………………
4. 幸遇故人……………………………………………………
5. 死里逃生……………………………………………………
6. 狼争虎斗……………………………………………………
7. 破庙避难……………………………………………………
8. 父女交锋……………………………………………………
9. 秘密指令……………………………………………………
10. 特殊来客……………………………………………………
11. 钓鱼计划……………………………………………………
12. 多方角逐……………………………………………………
13. 意外噩耗……………………………………………………
14. 联手助威……………………………………………………
15. 致命打击……………………………………………………
16. 殊死之战……………………………………………………
17. 露出真容……………………………………………………
18. 烧毁粮库……………………………………………………
19. 营救失败……………………………………………………
20. 烟雾化蝶……………………………………………………

节选：

**第十九章 营救失败**

怎么搞的，在我们到粮库之前，去了一伙人。马啸汉对坐在对面的吴伟岸说。

是呀，他们是谁呢？吴伟岸想到郑先林，那伙人有可能是郑先林的人，可是我约他谈的不错，他没表态要跟我们合作，会背着我们派人去烧粮库吗？不可能，他没有这个胆量。不是他又是谁？

程亮挽着胳膊，两条腿交叉倚在门框上，看着坐在马啸汉边上的钱庄说，管他是谁呢，只要烧掉日本人粮库，功劳就是我们的。

钱庄看着吴伟岸说，程亮说的没错，我们去的目的就是烧掉粮库，有人替我们烧掉了，这是天大好事。你们可以向上面请功，我们也可以向重庆方面请赏，皆大欢喜。

小丁对钱庄说，你就知道请赏，粮库不是我们烧的，请赏不觉得心里有愧呀。

钱庄说，这有什么愧，烧粮库的人，我们不知道是谁，这样的功劳，不要白不要。再说，钱又不咬手，多多益善吗。说着瞅程亮一眼，你说呢？

我说什么？我就知道日本人的粮库烧了，省了我们的事。如若不然，粮库里面日本兵和皇协军那么多，就我们五个人，就是烧了粮库，也回不来了。

吴伟岸说，我和马主任去粮库侦查几次，没发现粮库里有这么多日本兵和皇协军，今天大家都看见了，枪一响，涌出来那么多人，看少说上百人。

马啸汉说，那伙人也不少，听枪声武器不错呢，有轻机枪。在这山城里面，抵抗力量就我们两家，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一伙人，还有这么好的武器。

小丁瞅着程亮说，不会是郭德雄干的吧。

程亮说，有这个可能。郭德雄因为野泽怀疑他的忠诚，装病在家。也许他跟日本人有抵触情绪，想报复一下，偷偷派出他的人，干了粮库这一票。

吴伟岸说，这不可能。郭德雄装病不假，日本人对他监视也很严，家里每天都有日本人出入，他不会在这个时候去冒险。

程亮说，前几天我在去粮库途中，看见燕子和小五在一起，他们是从粮库方向走过来的，燕子去粮库干嘛？

钱庄说，孤男寡女，就不兴找个僻静地方谈情说爱，粮库附近那个破仓库，虽然离看守粮库的日本人很近，但是没人敢去，偏僻又清净。乱世当中难得有那么一个去处。

程亮说，就能胡扯，你有女朋友往那个地方领？我看他们去另有目的。

小丁说，你不会说他们也在打粮库主意吧。

程亮说，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我接触小五两次，这人胆儿比天还大，什么事都能做出来。

马啸汉看着吴伟岸说，我们没到粮库时，听到两声巨响，是手雷爆炸声，又有几声枪响，就没动静了。会不会在那伙人之前，还有人去了粮库？

吴伟岸说，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两个手雷爆炸和随后发生的激烈枪战，间隔时间较长，是一伙人不会间隔那么长时间，再发动第二次袭击，应该不是一伙的。

钱庄说，真是奇了怪了，我们不动，没有人动，我们一动，跟着出现几伙人。

程亮想说话，当当当，有人敲门。钱庄和马啸汉紧张起来，掏出手枪。马啸汉问吴伟岸，我们在这个地方见面，还有什么人知道？

当当当，门又响三下。吴伟岸听了听说，有一个人知道这个地方，来人可能是他。说着过去开了门，门外站个穿藏蓝长袍，头戴黑色礼帽，眼眶上架副墨镜的男人。吴伟岸愣了一下，来人摘下墨镜，吴伟岸认出谁，回头瞅一眼屋里的人，对来人说，你怎么来了？

来人见屋里有人，对吴伟岸说，你出来，我有重要情况告诉你。

吴伟岸出去关上门。在门外来人说，日本兵抓住你们要找的小五。

日本人抓住小五？吴伟岸吃了一惊，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昨天上午的事，小五装扮日本兵去粮库，欲烧毁粮食，被日本人认出来，小五逃跑时朝追赶的日本兵扔了两个手雷，炸死四个人，自己一条腿和一只手中了子弹，被日本兵给活捉了。来人说。

小五现在被关在什么地方？

开始在野泽的司令部，后来转移到宪兵队。我知道的情况就这些。

吴伟岸向来人伸出一只手，来人把手伸过来，两人紧紧握在一起。吴伟岸说，谢谢你冒这么大风险过来告诉我这个重要消息。

来人说，我也冒蒙过来的。想不到真在这里找到你。

吴伟岸说，你快回去吧。这地方以后不要来了，一会儿我们谈完事就退掉房子，等我们找到新住处，我不去找你，也会派人去。

好，那我走了。

来人下楼，吴伟岸开门回到屋里。马啸汉把枪揣进裤兜问，来人是谁？

吴伟岸说，一个朋友，特意过来找我，告诉一个不幸消息。他接过小丁递过来的一杯水，喝了两口。

什么消息，还不幸。钱庄以为吴伟岸故弄玄虚，不以为然。

吴伟岸瞅着程亮说，小五被日本人给抓住了。

野泽抓住小五了？程亮愕然，马啸汉，钱庄，小丁，都瞪大眼。

小五怎么被日本人给抓住的？小丁说。

是啊，这家伙神出鬼没的，怎么落到日本人手里了。钱庄自从被那个假蒙面人骗了以后，做梦都想找到小五，见识一下他的本事。

吴伟岸看着马啸汉说，昨天我们去粮库听到的两声爆炸声，就是小五朝日本兵扔的手雷。他装扮日本兵，想混进粮库，烧掉粮食，结果在大门外露出破绽，被日本兵发现了，他跑的时候腿和手挨了子弹，被日本兵活捉。

程亮对吴伟岸说，刚才你说我们到粮库之前，去了两伙人，看来小五是其中一个。

钱庄说，一个人想去烧日本人粮库，不是找死吗。

马啸汉说，我们这么多人谋划几天才决定做得事，他一个人干，胆量让人佩服，是条汉子。

屋里国共两党在山城潜伏人员，就程亮跟小五有过接触，他更关心小五现在情况，问吴伟岸，知道小五被关在什么地方吗？有一线希望，我们也要想办法救他出来。

吴伟岸说，小五被关在宪兵队。他瞅着马啸汉说，你去过宪兵队，比我们熟悉那里情况，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不用介绍，被日本人抓去的人，关进宪兵队就是死耗子，甭想救出来。马啸汉身子向后仰了仰。

程亮不服气，我不信那个邪，别说宪兵队，就是野泽的司令部，我也去过，照样来去自如。

马啸汉藐视程亮，你有那么大能耐，去宪兵队救出小五我看看，说大话有什么用，要看结果。

看结果怎么的，你以为我不敢去宪兵队摸这个老虎屁股？你们等着，明天我就去，看他们能把我怎么的。程亮赌气说。

吴伟岸对程亮说，行了，不要说了。把脸扭向马啸汉，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宪兵队里面情况，大家心里有个数。

马啸汉看着程亮说，有人本事很大，用不着我介绍情况。起来对钱庄说，我们的使命完成了，走吧，回去向重庆请赏。说完向外走去。

吴伟岸到马啸汉前面，拦住说，就这么走了？不想再合作一次，救出小五？

马啸汉说，就我们这几个人还想去宪兵队救人？算了吧，我不想送死。回头见钱庄坐着没起来，说，怎么？你想留在这儿，和他们一起去救人？

钱庄起来说，我哪有这个想法。用手摸了摸脑袋，这个吃饭家伙跟了我这么多年，我可不想让它说没就没了。

这么想就对了。马啸汉对吴伟岸说，日本人不回老家，我们合作的机会有的是，这次不行，我不能明知前面是悬崖，还要领着我的弟兄往下面跳，那是对党国不负责。

吴伟岸见马啸汉把话说到这个份上，说了几句不软不硬，刺疼马啸汉的话，我们的生命都是爹妈给的，都是血肉之躯，没有不怕死的。但是为了民族大义，为了驱除倭寇，就是前去赴死，也是死得其所。抗联撤走后，你我都奉命蛰伏，恰恰这个时候，山城出现一个抗日英雄，这个英雄就是小五。他一个人杀死五个日本兵，在山城引起轰动，而我们这些有组织的抵抗力量，却没有任何作为。现在小五被日本人给抓去了，我们不能眼看着他死在日本人手里，就是搭上我们三个人性命，也要去做一次营救的尝试，否则不配是中国人。说完闪开身。

听了吴伟岸的话，马啸汉低头沉思片刻，抬头瞅吴伟岸一眼，啥也没说，走了。钱庄跟着出去。

程亮见马啸汉和钱庄走了，愤愤说，就这德行，还是国军特工呢，狗屁！

小丁也说，马啸汉他们怎么这样呢，别说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就是国共不合作，都是中国人吧，哪能小五有难袖手旁观，见死不救。

程亮说，这是什么？这是狐狸尾巴，露出原型，贪生怕死！

吴伟岸回到凳子上说，马啸汉不跟我们联手救小五，我们不能不救，自己想办法。

小丁说，我们才三个人，去宪兵队那种地方救人，不是飞蛾扑火吗。

程亮对小丁说，你不会跟马啸汉一样，也胆怯了吧。

我胆怯什么。小丁生气说，我们行动那么多次，你看我那次面对日本人胆怯了，杀的日本人不比你少。我的意思是人要救，但不能做无谓的牺牲。

吴伟岸目光凝重地在程亮和小丁脸上扫了几个来回说，你们都坐下吧，我们共同想想办法。

小丁冲程亮撅下小嘴，找个凳子坐下，程亮也坐下。

吴伟岸看着程亮说，刚才来的那个人，你看出来是谁了吗？

程亮说，那人摘下镜子的瞬间，我认出是谁，但马啸汉和钱庄在，我没敢叫出名字。

小丁对吴伟岸说，那人是谁呀，他怎么知道小五被日本人给抓去了。

吴伟岸说，来报信的人程亮认识，我让程亮去找过。他叫钟铁男，是警察署刑侦科科长。我们是多年朋友，他已被我争取过来，为了不暴露身份，单线跟我联系，没有紧急情况，我们不见面。刚才他来找我，是我在此之前跟他说过，只要有小五消息，就到这个联络点来找我。今天赶上我们在这里，要不找不到我们，还不知道小五被日本人抓去了。

程亮说，郭德雄在家装病，警察署处于没人管状态。这个时候能不能让钟铁男帮我们一下，救出小五。

小丁迎合，是呀，警察署刑侦科和宪兵队联系密切，钟铁男帮忙，救出小五希望大。

吴伟岸说，不行，我们在警察署内部发展一个人不容易，不能轻易启用，另想办法。

程亮和小丁对视一下，不说话了。

吴伟岸忽然想起一个人，对程亮说，你马上去当铺找蒋老板，看他知不知道烧粮库那伙人是谁。

你是怀疑……程亮望着吴伟岸，话没说出来。

吴伟岸说，我怀疑是郑先林干的。你们也听见了，枪声那么密集，还有轻机枪，抗联都没有这样的火力。除了郑先林，别人没有这个能力。

小丁说，你不是说约见郑先林的时候，他对我们的态度模棱两可吗？

吴伟岸说，郑先林当时没表态，是对我们不信任。他跟野泽芥蒂很深，知道我们想烧毁粮库，有可能在暗中帮我们了一把。当然事实没有弄清之前，不能确定粮库是他带人去烧的，所以让程亮去蒋老板那里打探打探。

我这就去蒋老板那里。程亮站了起来。

不管能不能找到蒋老板，快去快回，野泽不会给我们太多营救小五时间，你回来我们好商量一个救出小五办法。吴伟岸又说，回来不要到这里，马啸汉他们来过了，这个点不能用了，你去小丁那里找我们。

好。程亮走了。

吴伟岸对小丁说，你找房东结清这个月租金，回来我们就撤。

小丁去找房东了。吴伟岸到一张破桌子前面，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十几张纸，挨张看了看，放进火盆里面，划根火柴点燃，烟雾在他面前升腾，弥漫。

程亮去找当铺蒋老板，蒋老板不在，小伙计说他的一个亲属在省城被日本兵给打死了，什么原因被打死的，不清楚，他奔丧去了。找不到蒋老板，又不熟悉郑先林，程亮只好返回。当天晚上，吴伟岸和程亮、小丁密谋大半夜，制定一个大胆而又冒险的营救小五计划。

次日，一股罕见寒流袭击山城，傍晚，空中飘起雪花。

加世离开司令部之前，给去了哈尔滨的妻子打了电话，告诉她抓住蒙面人了。铃原千夏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说明天不回来，后天指定回来，看看和自己交过手的蒙面人，到底长得什么样。野泽不动手劈了他，她亲自用刀子剥了他的皮。

加世一贯反对妻子用残忍手段对付被俘的中国人，规劝多次她也不听。一天晚上两个人做完那种事，加世搂着余兴未消的妻子，又说起这个话题。

铃原千夏一下挣脱丈夫怀抱，坐起来怒视丈夫，你还是不是帝国军人！

加世辩驳，我不是帝国军人来中国干嘛。

铃原千夏说，你明白是帝国军人就好，现在是战争，你对敌人手软，敌人不会感激你的恩赐，相反会寻找机会反戈一击，要我们的命。不要忘了，我们是在人家领土上。

加世说，那也不能因为我们是占领者，就用残忍手段屠杀敌人，他们也是人。

那你就用仁慈去对付我们的敌人吧。

两人发生争吵的第二天早晨，铃原千夏赌气去了哈尔滨，找那个中国小伙子去了。

加世在电话里听妻子说回来要用刀子活剥蒙面人的皮，心里不舒服，出了司令部，去了附近一家菜馆，喝了酒。从菜馆里出来，一个和他一样的军官走到他面前，客气对他说，你是加世吧。

是的，你是？加世不认识面前这个军官。

我是今天换防过来的。我的长官在车上，他是你的老朋友，腿受伤了，行动不便，让我过来请你过去。

你的长官？加世扭头朝路边停放的一辆黑色轿车望去，看见轿车打开的窗里伸出一只戴白手套的手，朝他这面摆动。天黑看不见车里的人，但摆动的手因为戴着雪白的手套，在夜里特别显眼，加世看的很清楚。他又瞅了瞅眼前这位军衔和自己一样的军官，朝轿车走去。

加世到了轿车跟前，从车里伸出来那只手已缩回去，车窗关上了。他向前探头，透过车窗向里面望，想看车里的人是谁，后脖颈被砍一掌，昏了过去。叫他过来那个军官拉开车门，把加世弄进车里。

轿车开到距离宪兵队不到百米地方停下。加世这时醒了，见两个身穿日本军服的男人把他夹在中间，惊讶问，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不甘心在自己的土地上受你们奴役的中国人，你给我老老实实听着，只要你按照我们说的去办，我们不会伤害你，若不听我们的话，叫你瞬间粉身碎骨。加世左面说话这人是吴伟岸，他用手轻轻拉下套在食指上的很细的绳子，绳子另一头拴在绑在加世后面裤腰的手雷上。他的手指一动弹，加世感觉到后腰上手雷跟着在动，惊慌说，别拽别拽，有话好说。

你们日本人崇尚武士道，不怕死，你怎么这么怕死？坐在加世右面的程亮蔑视他。

军人以玉碎为荣耀。你们也是拿枪的人，难道你们怕死吗？加世掉头看着程亮。

放屁！我们要是怕死，就不会劫军车，烧粮库，杀山田了。程亮把不是他们做的事，也揽在怀里，说是他们做的。

这么说，你们是潜伏在山城的共党？或是国民党军统？加世眼里，在山城能给他们制造麻烦的，只有这两股力量。至于蒙面人，不过是个报家仇的野小子，不足为虑。

吴伟岸问加世，除了你妻子铃原千夏，家里还有什么人？

加世说，还有一个母亲，一个妹妹，在北海道。

程亮说，你怕死不会因为家里有老母亲吧。

加世说，没错。我母亲今年六十二岁，心脏一直不好，前不久做了一次手术，现在还躺在医院的床上。妹夫跟我一样，穿上军装来到中国，妹妹带着两个孩子，一个在襁褓当中，既要照顾我母亲，又要带孩子，还要做手工活维持生计，已经支撑不住了，她给我来了几封信，问这场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我和妹夫什么时候能回去。

你们回去的日子不远了，因为在太平洋战场上，你们节节败退。吴伟岸说。

这个我清楚。说吧，你们把我弄到车里，想让我为你们做什么事？加世从身边这两个人说话的口气中，已经感觉到他们不会杀了他。想杀他，等不到他醒过来，早就要了他的命。

你很聪明。吴伟岸说，我们的人被你们抓去了，关在宪兵队，你带我们去把人提出来。

你说的人，不会是那个相貌丑陋的家伙吧。加世在司令部看见小五。

相貌丑陋？程亮心脏像被用棒子敲打一下，顿时紧缩。

我用相貌丑陋来形容，那是对你们中国人的尊敬，这人的脸，就不是个脸，比魔鬼还可怕。加世如实描绘。

放你娘的屁！程亮火了。他和小五在袁成家地洞里养伤期间，吃饭小五回避他，他还是看见小五的嘴扭歪着，和正常人不同，嘴边露出的部分皮肤，黑有皱褶，知道他的脸严重损伤，没想到像加世说的那么严重。

穿着白大褂，坐在驾驶位的小丁，回头对冲加世发火的程亮说，他说的也许没错，小五的脸不难看的话，不会每天都用一个大围脖遮挡。好人谁也不会每天脸上捂个围脖。

小五的脸就是很丑，也不许日本人说。程亮来了脾气。

吴伟岸对程亮说，别说没用的了，正事没办呢。问加世，你能不能带我们进宪兵队提人？

加世说，藤原是宪兵队长，提人得经过他批准。没有他的批准，谁也提不出来人。

我们之所以这个时间带你去宪兵队，就是藤原已经回家了。吴伟岸看了一眼回头瞅他的小丁，继续对加世说，你只要按照我们说的办，就能把人提出来。

你们有什么办法？加世用怀疑目光瞅着吴伟岸。

到了宪兵队，就说野泽让你去的，理由是小五得了传染病，让你把他提出来，带到医院检查，野泽随后就去。

这个……加世犹豫。

程亮说，就这么说，说错一句，你后腰上的手雷，会把你炸得血肉横飞。

加世还在犹豫，不肯表态。

吴伟岸强硬说，说话，到底带不带我们去宪兵队！

加世说，我没有提人手续，恐怕提不出人来。

吴伟岸说，还有什么手续比野泽命令更管用吗。对小丁说，开车，去宪兵队。

小丁转过头，脚踩油门，把车开向宪兵队。

宪兵队大门紧闭。车开到门外，吴伟岸、加世、程亮和小丁依次下来，加世在前，吴伟岸在边上紧随。站岗的日本兵认识加世，向他行个军礼，这么晚，你过来有事吗？

加世说，把门打开，我进去提人。

提人？提谁？日本兵问了一句。

加世说，前几天从司令部送来一个人，相貌极其丑陋，你不知道？

知道知道，那个人押过来的时候，我看见了，脸太吓人了，让我想起小时候在话本上看见的鬼。日本兵打开大门。

吴伟岸一行人进去，来到大楼里面，值班的日本兵认识加世，和他说了几句话，看了吴伟岸他们三人几眼，没有阻拦，他们直接去了地下审讯室。

审讯室外面有两个站岗日本兵，吴伟岸他们走到跟前，一个日本兵问加世，你来干什么？

我来提前几天送来那个人。这人得了传染病，需要送到医院去。加世说。

日本兵朝加世伸出一只手，手续。

加世装着糊涂，我来提人还要什么手续。

日本兵说，你要提的这个人是要犯，没有藤原队长出具的手续，任何人不能把他带走。

加世侧目看吴伟岸一眼，吴伟岸拉下手里绳子，手雷在加世后腰动了一下，他惶恐提起精神，猛地抽了日本兵一个耳光，放肆！野泽司令官让我来提人，还用向藤原请示吗！

是，不用请示。挨打的日本兵立正说。

开门！加世命令。

日本兵不敢违抗命令，开了门。吴伟岸一行走过一段幽暗台阶，下到地下室。

地下室共有三道铁门，每道铁门都有人站岗，但是过了第一道铁门，后面两道铁门站岗的日本兵就不盘问了。他们顺利来到关押小五密室。

这是一间很小，阴暗又潮湿的地下密室，墙角地上有一堆杂草，上面靠墙坐了一个人，蓬头垢面，见有人进来，惊恐地往墙根靠着。吴伟岸他们进去，因为里面光线太暗，光看墙角有个人，看不清长相。程亮认识小五，抢先过去，伸手拨开这人挡住脸的乱发，露出一张血迹斑斑，奇丑无比的脸，程亮慌忙抽回手。

跟过去的小丁，见程亮怵在那里，傻子一样，不知咋回事，问，你见过小五，这人是他吗？

程亮扭头看小丁一眼，没说话，又哆嗦着把手伸过去，一点点拨开这人遮住脸的头发，小丁看见这人的脸，受到惊吓，用手捂住嘴。

一双细小的眼睛盯着程亮，突然冒出一句半截话，你是程……

程亮见这个人说出自己的姓，近前又仔细看了看，这人眼睛上挂满污垢，但他太熟悉这双眼睛了，细小，有神。你是小五！程亮摘下帽子。

你是程亮！小五有气无力。

我是程亮，我是程亮！我们救你来了。程亮指着吴伟岸对小五说，他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人，是我的领导，他带我们来救你的。

谢谢你们。小五想站起来，动了一下，被动过大刑的双腿不听使唤，又坐下了。程亮和小丁见状，上前把他扶起来。

吴伟岸对程亮和小丁说，你们俩搀扶小五，赶紧离开这里。

加世这时说，我能把你们领进来，你们出不去。

吴伟岸说，为什么这么说？

加世说，我带你们进来没有手续，挨了我一巴掌的那个警卫，要是给藤原打电话，藤原再找野泽询问，你们不就暴露了吗。不要忘了，这是宪兵队，几百个士兵晚上住在这里，只要拉响警报，他们很快就会把你们围得水泄不通，没有上天入地本事，逃不出去。

吴伟岸说，你不会不想带我们出去，故意恐吓我们吧。

加世说，你们不信我的话，就走，我说的对不对，一会儿就知道了。

吴伟岸说，不管你说的对不对，你不怕死，我们也没想活着出去。说着推了加世一下，在前面带路！走！

加世走在前面，吴伟岸一手拿着手枪，一手牵着拴在手雷上的绳子，跟着加世。程亮和小丁搀扶小五，一行人走出阴暗地下室。里面两道门站岗士兵没有阻拦，来到第一道门。他们进来时，第一道门有两个士兵，此时剩下一个，挨了加世打的那个士兵不见了。剩下这个士兵看见他们过来，举起枪，站住！

加世没说话，吴伟岸在后面用枪口顶下他的后背，加世这才说，你要干什么？想抗命吗？

士兵说，你们在这等一会，松平君打电话去了，他不回来，你们不能走。

这个士兵说的松平，就是被加世打了一个耳光那个士兵。

加世回头用一种傲慢的眼神看着吴伟岸，从他的眼神里传递出来的信息，吴伟岸心里很清楚，加世这是在告诉他，怎么样，我没说错吧。吴伟岸心里紧张，脸上淡定，因为制定这个营救计划各种最坏打算都考虑进去了，包括看守地下室的士兵给藤原或野泽打电话，证实派没派来他们这伙人。他向程亮瞥一眼，程亮领会意思，把手伸进裤兜，拿出镖来，用力向前甩下手脖，镖从手里飞出，一道寒光过去，扎进面对他们举着枪的士兵喉咙，士兵瞪下眼，松了手，枪掉地上，身子向后倒下。

快走！吴伟岸推着加世，一行人匆匆走出宪兵队大楼。到了大院中间花坛，大楼里外同时响起刺耳警报，一道道探照灯光柱，瞬间把院里照的雪亮，楼里有子弹呼啸着朝他们射来。吴伟岸他们躲在花坛后面回击，来回拉锯的子弹，流星样在夜幕里穿梭。吴伟岸用拿着绳子那只手，把加世摁在地上，一边朝楼里往外冲的日本兵射击，一边对程亮和小丁喊，你们俩扶着小五快走，我来掩护！

程亮松开小五来到吴伟岸跟前，蹲下说，你把绳子给我，我来掩护，你和小丁扶小五出去。

胡闹，我是领导你是领导，赶紧过去和小丁走！吴伟岸和程亮同时朝冲出来的几个日本兵开枪，撂倒两个。

山城地下党离不开你，你走，我掩护，我会功夫，能伺机逃走。程亮坚持说。

也好，不到万不得已，不要伤害加世。吴伟岸又开一枪，把手里的绳子给了程亮，猫着腰跑到小五跟前，和小丁一人搀着小五一个胳膊，拖着不能走路的小五向大门跑去。

程亮向大楼方向扔个手雷，掩护他们撤离。

吴伟岸他们走到大门口，眼看跨出大门，再走几步就能上车，就在这时，吴伟岸身子晃了晃，腿一软，倒下了；小五身体失去平衡，跟着倒下；小丁被小五给带倒。开始小丁以为吴伟岸没有受伤，是不小心摔倒的，她挣扎着往起拉小五，见倒在地上的吴伟岸没起来，知道情况不好，放下小五过去扶起吴伟岸，见他眼睛紧闭，脑袋耷拉着，细看，发现胸前中了子弹。她声嘶力竭叫了几声，吴伟岸没有一点反应。她抱着吴伟岸想站起来，用力试了几遍，都没成功，几个日本兵嚎叫着冲过来。小丁趴在地上，用吴伟岸身体做掩护，向日本兵射击，但日本兵人多，子弹密集，小丁抬不起头，她胡乱还击两枪，手枪不响了，忙去兜里掏弹夹，备用弹夹竟然不知什么时候掉出去了，精神一下子崩溃了，绝望自语，这回完了，人没救出去，我们都交待这里了。就在这时，有人向快到小丁跟前的日本兵投掷一个手雷，手雷响过，一个人冲到小丁跟前，拉起她就往外面跑，小丁没看清是谁，跟着这人冲出宪兵队，上了轿车，才看清救她出来的人是钱庄。

我不能把吴伟岸扔给日本人，得把他弄出来。小丁要开门下车。

钱庄说，他已经死了，你还想去送死吗。脚踩油门，轿车犹如离弦之箭，眨眼间没了踪影。

在宪兵队院里的程亮，不知吴伟岸他们是否冲出去，躲在花坛后面与一股股冲过来的日本兵对射着，一直在找挣脱机会的加世，趁程亮不注意，背过去双手，死死抓住拴在他腰间手雷上面的绳子，用力一挣，绳头脱离程亮的手，抬腿朝冲过来的日本兵那面跑，边跑边喊，我是司令部的加世，不要开枪！

程亮看加世从自己手里挣脱，急忙对着加世后腰绑手雷位置连开三枪，其中一枪击中手雷，轰！剧烈的爆炸声中，程亮看见血肉横飞的场景。他趁烟雾未散，向围墙跑去，到了围墙跟前，身子向上一窜，双手够到墙头，一个鱼跃翻过去。

**第二十章 烟雾化蝶**

男女老少注意了！皇军九点召开公审大会！

铛！铛！铛！老于头手里拎个脏兮兮的破锣，用一头缠着布的小木棒敲三下，然后喊几声。

老于头在山城名气大的很，说他比山城最高指挥官野泽还有名气，也不过分。山城的人不一定每个人都认识野泽，但都认识老于头。一个佝偻着腰的干巴老头，怎么有这么高的知名度？

按照现代人话说，老于头是日本人“招聘”的更夫。他这份工作特别又复杂，抗联进城活动频繁期间，每天晚八点他用敲锣方式通知全城宵禁；早晨无论冬夏和什么时候日出，六点准时出现在大街上，公鸭嗓和破锣声同时出现在大街小巷，告诉大家解除宵禁。日本人召集百姓开大会，他又是通知者。通知的方式，一边敲锣，一边吆喝。

抗联撤走后，日本人有段时间没有召集全城百姓开会了。今天早晨老于头的破锣在大街上一响，就有人过去问，日本人又要杀人了？杀的是谁呀？

老于头眯缝着眼说，杀谁问日本人去。敲着破锣朝前走，男女老少注意了！皇军九点在宪兵队外面广场召开公审大会！大家准时参加！铛！铛！铛！

老于头走过的地方，人们陆续聚集起来，一家小饭馆门前，聚集七个人，有两个女人，他们窃窃私语。

那次砍了五个抗联的头以后，日本人好久没开公审大会了，这回不会是抗联的人又回来了，被日本人抓住了吧。

不可能，抗联的人回来了，山城还会这么消停？

这还叫消停呀。一个女人说，前天晚上宪兵队大院发生枪战，你家就在宪兵队道对过，是没听见，还是听见了不敢说？

这事谁敢乱说，被日本兵知道了，那是要掉脑袋的。我家上有老，下有小，我的脑袋掉了，一家人都得饿死。我可不能做掉脑袋的事。

就你的脑袋是个金蛋蛋，我们的脑袋都是肉球球。这里没有日本人，有什么可怕的。

不和他说了。一个戴破帽子的中年男人对大家说，不是抗联的回来了，日本人的粮库咋被一把火给点着了，烧得一干二净。

是呀，粮库被烧那天晚上，还有枪声，激烈的很，听说死了不少日本人。

这事是秃子头上虱子，明摆着，谁不知道。之前发生那些事，都是绝密的，我有个远亲在皇协军里当差，他到家里对我说过。

绝密的？什么事那么绝密。

日本兵被暗杀好几个，都是被一个神秘大侠给杀死的。日本人封锁了这个消息。

我还以为是什么绝密的事呢，就这个呀，前段时间山城里到处张贴的蒙面人画像，不是说的明明白白吗。

拉倒吧，说明白什么了，画像上就说通缉的人是个蒙面人，根本没说杀死几个日本人。我的亲属说，被杀死的人当中，有个叫山田的，这个山田不是一般日本人，是野泽的学生。

野泽是谁呀。一个女人问。

头发长见识短，连野泽是谁都不知道。一个看上去三十多岁男人说，山城被日本兵攻破那天，当着全城百姓的面，一口气砍了10个被俘守城士兵脑袋那个人，就是野泽。现在他是山城司令官。因为他的学生山田被杀，他才急了眼，在全城撒下大网，抓捕蒙面人。

听说蒙面人被日本人给抓住了，不知这个消息准不准确。

我也听说了，是在粮库被烧那天抓到的，带到司令部什么也没问出来，送到宪兵队看押了。

我昨天到饭店吃饭，听两个吃饭的人也说这事。

他们怎么说的？

所有人眼睛都盯着戴眼镜的中年男人。这个中年男人环顾一下四周，低声说，他们说在宪兵队院里发生的枪战，就是蒙面人的同伙去救他，结果没救出来，还搭上一个人。

如果这是真事，今天日本人开会，要杀蒙面人吧。

亲属在皇协军里当差那个男人说，可别说蒙面人了，这人被日本抓去，拿下蒙在脸上的围脖，他的脸露出来，你们说怎么着。

还能怎么着？不就是一张脸吗，不会比画上雷公的脸还难看吧。一个女人说。

你说对了，雷公的脸没有他的脸难看，野泽看见那张极其丑陋的脸，都瞠目结舌。

一张脸有这么可怕？这个女人不信。

没有这么可怕，每天在脸上围个围脖干嘛，你真是猪脑袋。

你才是猪脑袋呢。这个女人伸手打了一下说话的男人。

行了，不要说了，我们去广场看看审判的是谁，什么都清楚了。

对，去广场看看。

大街上的人多了起来，都在向宪兵队门前广场方向走。说话的这几个人融了进去。

宪兵队外面广场有半个足球场大，边上用松木杆临时搭建一个高出地面的不大的台子，敞篷，里面放了一个长条桌子，桌子后面是个带靠背的长条木椅。台子前面一棵干枯但没死的老榆树从铺的板子里面伸出来，从台子后面扯进来一根很细的线，在老榆树的树干上面缠了几圈，然后伸至离老榆树三米多远的一个立着的铁管上面的麦克风。广场周围隔几米远就有一个面对人群、荷枪实弹站着的日本兵或皇协军，部分警察在人群外面走动，是流动哨。

日本人占领山城之初，颁布几条规定中，就有召开大会一事。这项规定要求比其它规定严厉，凡是听到通知（所谓通知就是老于头敲锣声）不来参加大会者，一律按抵抗分子论处。就因为日本人要求的严，所以每次开大会，除了老弱病残，没有不敢不来参加的。

广场上陆陆续续站满了人。他们面对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和皇协军，不像日本人刚进城时那么害怕，因为在大街上每天都能见到他们。虽然如此，胆怯还是有的，周围都是拿枪对着自己的日本兵和皇协军，心里肯定不舒服。谁愿意让人家用枪逼着去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呢。

程亮和小丁来了，他们站在人群中间。程亮在人群中看见了马啸汉和钱庄，他们也来了。钱庄还朝程亮摆了摆手。

一个戴着黑色礼帽，穿的衣服也是黑色中山装的四十出头男人，从侧面走上搭建的台子，来到麦克风跟前，用手往下动了动麦克风，清咳几声，面对下面声音嘈杂，黑压压的人群说，大家静一静，大家静一静！这人就是日本人进占山城后，由野泽亲自任命的董县长。

麦克风声比较大，盖过嘈杂声，下面人群中的声音，犹如波动的水纹，渐渐平息下来。

父老乡亲们！董县长说，今天，召集大家到这里来，是开公审大会，审判一个罪大恶极的人。这人一会儿就会被押上来。在这人没有押上来之前，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野泽司令、藤原队长，铃原千夏小姐，还有皇协军代理团长郑先林上台就坐！

下面掌声稀稀拉拉。

董县长又说一遍，掌声仍不热烈，他带头拍了巴掌，这回掌声响起来，有了那么点意思。

野泽，藤原，铃原千夏，郑先林依次在掌声中走上台，坐在桌子后面的长条木椅上。野泽在中间，藤原和铃原千夏一左一右，郑先林挨着藤原。

下面又有了嘈杂的说话声。董县长朝人群挥了几下手，嘴紧贴麦克风，提高声调说，静一静！静一静！

人群再次静下来。

董县长大声说，下面我宣布，山城公审大会，现在开始开会！把罪大恶极的犯人带上来！

两个日本兵把一个脑袋上套着黑色头套的人押上来，到老榆树跟前，用绳子把这人牢牢绑在树干上。两个日本兵退到一边，手里的枪仍然举着，寒光闪闪的刺刀和枪口，对着绑在老榆树上那个人。其实这是多余，一个已经成为他们案板上的肉的人，用得着严阵以待吗，日本兵之所以这么做，是给来开会的人看的。

下面有些躁动。董县长回头看一眼坐在后面的野泽，掉过头来，从兜里拿出一张纸，低头看着纸上文字，高声历数绑在树上那个人罪状。

蒙面人小五，姓氏不详，年纪不详，住址不详。

抗联逃匿后，山城在大日本皇军管制下，风平浪静，夜不闭户，军民合欢，一片祥和。这是有目共睹的。他抬头问大家，你们说对不对？

下面一片唏嘘声。

董县长拉着长音继续说，很遗憾，大家非常享受的安定场面，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一个混进城里的恶魔给打破了，这个恶魔就是绑在树上的小五。

这个没有姓名，看不出实际年龄，又不知住址的野种，以进城卖柴为生，并用卖柴做幌子，把歹毒的目光瞄向给我们提供了稳定生活的大日本皇军，时刻寻找机会对皇军士兵下手。两年来，他用极其残忍手段谋害大日本皇军士兵，致使五名没有在战场上为天皇陛下玉碎的优秀战士，惨死在他的手里，真是可恨至极。更加可恨的是，他两次利用夜色作掩护，还对山城最高司令官野泽的学生山田下了毒手，使之命丧黄泉，野泽司令痛失得意门生。帝国特工之花铃原千夏的夫君加世，也在宪兵队院里被手雷炸死，都没留个全尸。对于这种罪大恶极之人，食之肉也难解心头之恨！

董县长清了清嗓子，又说，为了抓住小五，我们动用了几乎是全城的武装力量，可是他非常狡猾，每次作案之后，都会潜伏一段时间，而且居无定所，行踪诡秘，多次在我们的抓捕中漏网。但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他没有孙悟空的本事，就是有孙悟空的本事，也逃不出野泽司令的手心，他扮作皇军企图再次作案被识破，受伤被俘。这个作恶多端的家伙，终于难逃法网。

董县长侧脸望着小五，对下面的人说，他不仅有狼一样凶狠的心肠，还有一副比凶狠的狼更难看的面孔，大家想不想看看这个恶魔的面孔！他煽动性冲下面的人喊着。

下面没人回话，死一般寂静。

董县长手把麦克风，又大声问了一句，你们想不想看这个恶魔什么模样？

稀稀拉拉有几个人回话，声音很小，飘进董县长耳朵里，他听到的是嗡嗡声，听不清说什么。他再次问，你们想错过今天看见这个恶魔真面目的机会吗？想错过的话，我们把人带走，不在这里公开审判了。

说完这话，董县长回头向后面望去，担心这句没有请示野泽同意的话说出来，野泽会不高兴。他见野泽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知道没有因此怪罪自己，心里有了底，转过脸来。这时下面有人喊了一声，我们不想错过，想看这人模样！

话音刚落，又有几个人说，拿下来那人头套！我们看他是人是鬼！说话的几个人站在人群中间。一个小伙子蹦了一下身子，上半身跃出人群。

好，我拿下这个恶魔头套，让他露出面孔，大家看吓不吓人。

董县长走到小五跟前，伸手抓住头套，一把拽下来。他闪开身，小五的脸完全暴露在人群面前，下面的人一个个毛骨悚然，惊叫声连成一片。

人长这个样子，还是人吗？分明是魔鬼！

这是没有进化成人的猿猴吧，是人不会这么丑。

我见过长得丑的，没见过这么丑的，别说晚上见到这种人会吓死，就是大白天看见，也会以为是从坟墓里钻出来的活鬼。

你看他的嘴和鼻子朝一边使劲儿，是天生的，还是……

什么天生的，他根本就不是人。天生的长得再不好，也不会这样。

怪不得五个日本兵死在他手里，就是他不动手，日本兵见到他也会被吓死。

也许死在他手里的日本兵是因为他的长相，是被吓死的呢。

……

下面人群乱了套，董县长在台上喊了几句，根本不管用。野泽在后面恼怒地拍桌子，董县长听见了，回头见野泽怒目看着他，紧忙掏出手枪，朝天上“砰砰”放了两枪。还是枪声管用，人群静下来。

董县长用嘴吹了吹有余烟冒出来的枪口，对下面人群说，对于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你们说怎么处置好！本县长遵从民意！

短暂的寂静之后，站在前面一个穿人力车衣服的小伙子，大声说了一句，活剐了他！

边上一个中年男人迎合，对！剐了他！看他是鬼，还是怪！

好，听你们的，剐了他！董县长回头看铃原千夏，她跟身边的野泽说了几句话，站起走过来，手里拿着一把提前准备好的锋利短刀。

董县长对走过来的铃原千夏说，这里交给你了。

铃原千夏点下头，董县长到后面坐在铃原千夏坐的位置上。铃原千夏面对人群往空中抛下手里的刀，刀在空中闪着寒光转了几个个儿，她又娴熟接住。人群无不目瞪口呆。

铃原千夏来到小五面前，把手中利刃在他眼前晃了晃，问，你想到有一天会落在我手里吗？

小五盯着铃原千夏手里的刀，摇头。

铃原千夏说，说实话，你的功夫不错，那次我们交手，我差点死在你手里。我到中国来四个年头了，遇到几个人，都没有你武功好，你是我又佩服又畏惧的对手。不过话说回来，你的本事再大，和你的国家一样，都是病入膏肓的羊羔，在我们大日本皇军眼里，可以随时宰杀。我的夫君死在你们的人手里那天，我就发了毒誓，抓住你，让野泽将军把你交给我，我当着你们中国人的面，一刀一刀活活的剐了你，我要亲眼看着你是怎么一点一点死在我的刀下，为死去的夫君报仇雪恨。说着举起刀，一只手抓起小五眼睑下面肉皮，一只手拿着刀放在抓起的肉皮上面，就从你的脸上开始剥皮。说着就要动手。

慢，我有话要说。小五细小的眼睛里面露出极度恐慌。

铃原千夏住了手，有话要说？好呀，我给你这个要死的人一次机会，说吧，你要说什么？

我要见一个人。小五望着铃原千夏。

见一个人？见谁？铃原千夏手里的刀还在举着，并在小五眼前抖动。

警察署郭署长的女儿，燕子。小五说。

铃原千夏停住抖动的刀，问，你为什么要见郭署长的千金？

没有为什么，你就说让不让我见她吧，让我见她，我可以告诉你们想知道的事。小五用野泽他们想从他嘴里得到的东西，跟眼前的这个妖魔一样女人作交易。

哦？铃原千夏盯着小五瞅了一会儿，放下刀子走到后面，到野泽跟前低语半天。野泽扭头对身边的藤原说，郭署长的女儿对你印象很好，你去趟郭署长家，把她请来。

让燕子到这里来？藤原不知怎么回事。

野泽说，是的，你马上去，务必把燕子带到这里。

好。藤原不敢抗命，起身走下台子，坐辆三轮摩托去了郭署长家。

下面人群躁动声渐大，后面有人想走，被日本兵用枪给逼回来。程亮要往前去，小丁拽住他的胳膊，你想干嘛？小丁说话声音很低。

我到前面看看。程亮说。

你那点心思我还不知道，想救小五。小丁附耳对程亮说，我们来的时候不是商量好了吗，到这里看情况再决定动不动手。周围有那么日本兵和皇协军，你以为他们是冲着老百姓来的？不是，是冲着我们和马啸汉他们来的，野泽已经做好准备，我们敢劫法场，他会把我们两家一网打尽。从此山城里面再也没有抵抗分子。

可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小五被铃原千夏这个女人给活剐了。程亮不甘心。

不眼看着还能怎么办？我们现在就两个人，马啸汉他们我看也两个人，我们两家加在一起才四个人。你想想，四个人，四把手枪，就这场面，能救出来小五吗？

说这话功夫，马啸汉和钱庄过来了。小丁问马啸汉，你们来了几个人？不会就你们俩吧。

马啸汉说，你以为我会带一个排过来？我们俩能来就不错了。

钱庄对程亮说，你见到我就念叨小五，这回小五就在前面，你有什么打算。

小丁把话抢过去，他能有什么打算，周围这么多日本兵和皇协军，救小五就是送死。

马啸汉看着程亮说，小丁说的对，野泽有准备，我们不能妄动。你们也看见了，刚才小五不知跟铃原千夏说了什么，铃原千夏到后面和野泽咬了半天耳朵，藤原又急匆匆走了，这里面肯定有文章，我们再等等看。

也好。程亮不吱声了。

过了十几分钟，一辆三轮摩托从人群外面绕进来，开到搭建的台子前面，下来两个人，一个是藤原，一个是燕子。野泽见藤原和燕子走上来，朝燕子招手，燕子过去说，您也来了。

野泽说，维持山城社会治安是我的责任，能不来吗。关心问，你父亲还好吗？

谢谢您的关心，我父亲还好。燕子朝绑在树上的小五望了一眼，看见的是后背，没认出他，问野泽，您叫我过来干什么？

野泽用手指着小五说，我们抓住一个抵抗分子，这人临死之前要见你。你过去看看，认不认识。

燕子知道是谁了，用手摸了摸裤兜里揣的东西，朝大树走去。铃原千夏在后面跟过去。

到了跟前，燕子看果然是自己日夜担心的人。她上下打量着小五，见他身上穿的衣服被皮鞭抽打成了布条，露出来的肌肤皮开肉绽，血肉模糊，没有一块完好的，泪水夺眶而出。她的手颤抖着向小五的脸伸去，轻轻在上面抚摸着，我知道你跟我学日语是想去烧粮库，没想到这么快你就落到他们手里，你，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这就是命。你不要哭了，我知道自己早晚会有这一天。小五眼里红了。

燕子白净的手，继续在小五麻麻鲁鲁的脸上抚摸着，眼里淌出来的泪水，像不停歇的溪水，流进她的嘴里，她第一次感觉到流进嘴里的泪水不是甜的，是咸的。她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这样流过泪。

藤原叫我到这里来，我就知道你出事了。我去跟父亲道别，他问我藤原找我干什么，我没说你被日本人给抓住了，说野泽找我，不知啥事。走到门口，父亲在后面叫我，让我早点回去。我知道父亲让我早点回去干什么，但是我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为什么？小五说。

没有什么。燕子说，你叫我来想对我说什么，说吧。

小五眼睛盯着燕子，一字一句说，我想问你一句话，希望在我临死之前，听你跟我说真话。

问吧，想问什么？燕子拿下来抚摸小五脸上的手。

你爱过我吗？小五目光凝固在燕子漂亮的大眼睛上面。

爱过。燕子点头。

什么时候对我产生了爱的感觉？

你第一次给我家送柴禾，我认出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心里突然萌动了对你的爱。但那时我有男朋友，跟你说过，所以对你产生的爱是模糊的。

你没有真正爱过我吗？

真正爱上你，是我和他彻底断绝来往，教你日语那几天。你学日语那么快，是我见到的最聪明的男人，也就是在那短短的五天，我对你动了真情。可是后来……

后来我拿下脸上围脖，你接受不了我的丑陋的面孔事实，跑回家了。小五低下头。

就因为我看见了你的真面目，回家病倒了。袁成大伯到家里给我看病，给我抓了药，我知道自己得的是心病，不敢对袁成大伯说，害怕他告诉父亲，因此吃了不少冤枉药。

让你为我受委屈了，这辈子无法报答你了。小五眼角漫出泪水。

不要这样说，是我对不起你，既然我在心里生出对你的爱，看见你的面孔竟然跑了，伤了你的心。

是我不好，是我不好，应该早点让你看见我的面孔，心里有个准备就好了。

燕子眼睛被不住流淌的泪水给模糊了，她掏出手帕揩着，另一只揣在裤兜里的手，紧紧抓着里面的东西。

燕子，我想在临死之前求你一件事。小五说。

什么事？燕子注视着小五。

见到你之前，我没遇到一个心爱的姑娘，你是我爱上的第一个女人。我就要去另一个世界，和你永别了。分别之前，想让你吻我一下，你能做到吗？小五细小的瞳孔里装满了最后的期待。

能！怎么不能呢！我爱你，你永远是我心中最可爱的男人。

燕子一只手揽住小五脖子，脸向小五靠过去，通红的樱桃小嘴碰到小五扭歪的嘴上，小五张开了嘴，两个舌头缠到一起……

行了！要死的人了，还玩什么浪漫！

站在一边的铃原千夏看不下去了，拿着利刃走上前，伸手拽燕子衣服，想把他们分开。拽了一下，没拽动，骂了一句，你不会想跟小五一起去见阎王吧。又用力拽了一下。就在这时，燕子拉响裤兜里手雷，轰！一声巨响，老榆树周围升腾一股浓重的烟雾，这烟雾在升腾过程中，渐渐发生奇妙变化，成为两只展翅欲飞的蝴蝶。

下面人群被突然传来的爆炸声给吓傻了，清醒过来看见烟雾中有两只蝴蝶扇动翅膀，无不瞪大眼惊叫。

快看！蝴蝶！

两只蝴蝶！在飞呢。

……

这个长篇小说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一个风光秀丽的偏远山城，这个山城1994年1月31日之前叫浑江市，后改为白山市，在吉林省东南部。

字数：257159

**作者简介：**

李德发，现居吉林省白山市，吉林省作家协会会员，供职于白山市水务局。2011年开始文学创作，至今写了《纸鹤》《三个子弹壳》《不屈的山城》《寻亲历险记》等五部长篇小说，六部中篇小说，八十二个短篇小说。其中《纸鹤》和《三个子弹壳》两部长篇小说先后在香港《文学月报》上连载，短篇小说《破枪》被收录在2017年吉林省作家协会编辑出版的《吉林文学作品年选》里面，其他文学作品散见报刊杂志和网络。